



張青琴

30. 6. 14 生

安徽合肥人

實踐家專畢業

■經歷／

中國文化學院助教、師

大國語中心教師、中國

文藝協會編劇研習班講

座、國防部國劇修編小

組委員、中國文化大學

戲劇系講師

■作品／

「芙蓉屏」、「忠烈紅顏」、「巾幗雙

英」、「忠孝兒女」、「中秋首義」、

「撫孤鋤奸」、「麒麟山」、「雲箋

記」修編「忠孝全」、「精忠報國」、

「獨佔花魁」、「一旅定江山」

圓鏡記 (破鏡重圓)

國劇劇本組第二名 張青琴

劇情大綱

陳後主以妹樂昌公主妻徐德言，賜以鴛鴦寶鏡。隋兵破建康，公主促德言逃，破鏡為二，各藏其半，期以三年，歲歲元宵，持信長安市上，以圖重聚。

德言伺隋軍去，始出，潛入太廟哭拜。遇族叔道士徐洪客，留居觀中。

公主至長安，入楊素邸，素欲納充下陳，公主誓死拒，使女紅拂，亦在府中。憐其遇，每護持之。

德言得叔父助，欲赴長安踐元宵之約，中途遇盜，盡喪資斧，唯餘半鏡，乃乞食而前，行至臨淮，倒臥道旁。

嫠婦顧珍娘，開店餬口，憐徐救之。會病，女為延醫，且侍葯餌，蓋女見其儀表，心竊慕焉。

楊素元夜召諸姬侑觴，公主稱病獨留，陰賄府中蒼頭，持半鏡叫賣市中。比明，蒼頭歸云：「終宵無過問者。」還

鏡而退，公主不覺涕零。

德言留珍娘店中，經年始癒，珍娘置酒共飲，微露愛慕之忱，德言覺，以實告，女深受感動，贈川資助之成行。

楊素出征，携家伎同行，公主恐誤元宵之約，意不欲往，紅拂力勸其行，蓋恐萬石復萌故態也。

德言至長安，候至元宵，携鏡叫賣，而公主已去，自無問者。哀慟欲絕。轉念三年未滿，乃忍死以待。

楊素凱旋，已屆元宵。公主急命蒼頭持鏡，復出叫賣，始與德言遇，得其故，允為傳書，德言嚙血為之。

楊素侍宴歸，見蒼頭神色倉惶，縛訊之下，得血書，詰之，蒼頭不敢隱，素怒，嚴訊公主，公主悲慟自承，矢與所天共命，素益怒，拔劍擬之。紅拂引妙喻力加勸阻，素擲劍大笑，召德言款之，公主即席吟詩，詞旨凄婉，素喜，允遣二人南歸，且贈千金，以壯行色。

本劇為闡揚夫妻情重，誓死不渝之倫理道德，及仗義助人之俠義行為，而第三場「哭廟」徐洪客所云：「隋主政不恤民，國祚難久。」雖屬旁文，厥為要旨。

■角色分配及扮像表

| 劇中人 | 角色 | 扮 | 像 | 備 | 註 |
|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|---|
| 韓擒虎 | 老生 | 髻三，金大鐙，紅大靠，槍。 | | | |
| 尚司徒 | 淨 | 白三塊瓦，黑滿，扎巾，小額子，綠大靠，槍。 | | | |
| 麻叔謀 | 淨 | 黑花臉，黑扎，虎頭殼，小額子，黑大靠，大刀。 | | | |
| 樂昌公主 | 花衫 | 鳳冠，宮裝，古裝頭，古裝，斗篷 | | | |
| 徐德言 | 小生 | 忠紗，駙馬套，粉紅襟、高方巾，青素褶子，富貴衣，甩髮，學士巾，花褶子。 | | | |
| 徐洪客 | 老生 | 黑三，八卦巾，藍褶子，黑大坎肩，絲縑，拂塵。 | | 背寶劍 | |
| 盜甲 | 副淨 | 歪臉，黑一字髯，袴衣，腰包，扑刀。 | | | |
| 盜乙 | 丑 | 腰子臉，茶衣，腰包，匕首 | | | |
| 紅拂 | 花旦 | 古裝，紅拂塵，斗篷，馬鞭 | | | |
| 顧珍娘 | 花旦 | 大頭，水鑽頭面，竹布袴褂，飯單，付面，腰巾，蹻。 | | | |
| 醫生 | 丑 | 揉老臉，眼鏡，白五嘴，高方巾，古銅褶子，黑大坎肩，絲縑，高腰襪，夫子履。 | | 藥箱 | |

| | | | |
|-----|----|---|------------|
| 蒼頭 | 丑 | 螃蟹臉，白四喜，黑軟羅帽，青褶子，大帶，高腰襪，便鞋 | 怯口(山西河南均可) |
| 楊萬石 | 丑 | 豆腐臉，綠棒錘巾，綠花褶子，朝方靴。 | |
| 楊素 | 淨 | 粉紅老臉，(奸眉，如「取洛陽」蘇猷，按楊素應搨水白臉，但在本劇中表現不惡，故略示褒意)汾陽帽，紅襟，風帽，斗篷，馬鞭。 | |
| 管家婆 | 彩旦 | 彩旦頭，紫外褂子，紅繡花裙，大腳花鞋。 | |

第一場 渡江

(風入松牌子，四龍套，四下手，尚司徒，麻叔謀，韓擒虎上)

韓擒虎：某，韓擒虎，奉了楊元帥將令，趁此新正，陳人無備，自采石渡江，襲取建康，衆將官！

衆：啊！

韓擒虎：殺！

(急急風，同下)

第二場 破鏡

(四宮女，大太監，引樂昌公主上)

公 主：(唱西皮慢板)金玉質出天潢榮華安享，選新詩題寶鏡匹配鸞鳳，那徐郎擅詞章陳思一樣，我二人偕連理不羨鴛鴦，將酒宴擺至在凝香殿上，等駙馬下朝歸共飲(唱散)瓊漿。(坐外場，白)本宮——樂昌公主，小字瑤華，兄王大陳天子至德在位，皆因客歲元宵，嶺南入貢，內有一面鸞鴦寶鏡，產自殊方，光澤非常，可鑑毫髮，兄王命侍從之臣，各賦新詩，以作品題。有那太子舍人徐德言，才調超群，儀容出衆，詩句獨冠群曹，兄王見喜，賜鏡聯姻，結褵才及一載，夫妻十分恩愛。今日又逢佳節，特地安排酒宴，待與徐郎共飲，看雲開月朗，火樹銀花，真乃良辰美景也！(唱搖板)五色雲開星月朗，殿前管弦競悠揚。(起鼓，驚介)啊！(接唱)耳聽戰鼓連天響——(內喊：殺！)(白)哎呀！(接唱)殺聲四起為那椿？(白)哎呀！且住，這宮闈禁地，為何喊殺

連天，內侍！

大太監：奴婢在

公主：快去看來！

大太監：遵命！（急下）

徐德言：（內）走啊！（上，唱散板）寇警驚傳朝堂上，胡馬南來下建康，無端大禍從天降——（白）公主呀！（接唱）

再與公主說端詳。

公主：駙馬因何這等模樣？

徐德言：北國人馬，趁我元宵無備，襲取建康，已然殺入城中來了！

公主：你待怎講？

徐德言：殺入城中來了！

公主：這不……不好了！（唱小倒板）聽此言不由人魂飛魄喪——（散板）霎時國破又家亡，忍淚含悲把話講（白）駙

馬呀！（接唱）不知兄王在何方？（白）我家兄王，住那裡去了？

徐德言：手拉張孔二妃，拋下群臣，不知去向了。

公主：（作神介一鐘）……

大太監：（急上）啟稟公主，萬歲與張孔二妃，跳入胭脂井中，俱被隋兵所獲，無數甲士，闖入南掖門，搜宮來了！

公主：（哭介）喂呀……

徐德言：公主且莫啼哭，事到如今，你我夫妻，倒不如早尋自盡，作一雙同命鴛鴦吧！

公主：（叫頭）徐郎呀！我乃天家骨肉，以身殉國，也是分所當然，可憐你數代單傳，倘若一死，豈不絕了祖宗血食

麼！

徐德言：（作神介，一鐘）……

公主：你……快快改換衣裝。逃走了吧！

徐德言：（叫頭）哎呀，公主呀！你我夫妻，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公主若是一死，我豈能偷生人世呀……（哭介）

公主：（叫頭）徐郎呀！我乃天潢貴胄，賊兵必然到處搜尋，與你同行，皆難倖免，倒不如你獨自逃生，以後或有重

逢之日。

徐德言：你若落入賊兵之手，難定吉凶，焉有重逢之日呀！

公主：妾身若被賊兵所獲，定要解往長安，沒入奚官。淪為奴婢，若說是重逢之日麼……來來來（取鏡介）這面鴛鴦

寶鏡，也曾成就你我的姻緣，如今將它破之為二，你我各持其半，自今而往，妾誓以三年，定守此身以待，歲

歲元宵，各持半鏡，往長安市上，沿街叫賣，夫妻或可重逢。倘若過了三年——徐郎呀！妾當待君於地下也！

(相擁哭介，唱散板) 國破家亡如板蕩，恩愛夫妻難久長，將寶鏡置案前中分為兩——(破鏡介)(白) 你……你快快更衣去吧！

(陰鑼，德言下場門下，公主取錦袱包半鏡，捧哭介，德言下場門上)

公主：徐郎啊！(接唱散板) 你……你快快逃走切莫徬徨。

徐德言 (叫頭) 駙馬！我夫 徐郎
公主！我妻 瑤娘 呀……(相抱哭，大太監分開介)

(急急風，四下手，麻叔謀上，見德言)

麻叔謀：拿下了！(四下手，德言做身段)

公主：(接唱) 我這裡脫釵環忙拋地上——(摘首飾拋擲，向德言示意，下手搶拾，亂錘——掃頭，德言逃下，四宮女，大太監兩邊逃下)

麻叔謀：(看公主介) 啊哈……好一個絕色的女子，隨某回營，享不盡榮華富貴！

公主：住了！我乃金枝玉葉，誰敢無禮！
麻叔謀：你是何人？

第三場 哭廟

徐德言：(內叫頭) 蒼天哪！天哪……(唱二黃倒板) 風料峭日昏黃蕭條市(上) 井……(接散板) 痛家亡傷國破血淚

沾襟。(白) 唉……是我訣別公主，逃出宮來。隱姓埋名，竄身草野。三月有餘，聞得隋軍，已然班師回轉，我主盡室北行，公主也在其內。(拭淚介) 為尋舊跡，潛入都城，一路行來，到處頽垣敗瓦，滿街餓殍孤雛。好不令人傷心慘目……(小鑼一鑼，看介) 眼前不遠，太廟巍峨，想今日乃是清明，不免瞻拜一番，以盡臣子之誼。

(走圓場) 正是——亡國孤臣空飲恨，喪家遺孀暗吞聲。(看介) 唔呼呀！你看鴿翎蝠糞，堆滿金階，神主龍碑，東歪西倒，兀地不痛殺人——(唱反二黃倒板) 進享殿不由人肝腸寸斷，(叫頭) 高祖！武皇！唉！先帝呀！(叩頭，起，唱迴龍) 哭一聲高祖爺英靈在天，(原板) 起義兵滅侯景弭平叛亂，東西征南北剿才定江山，行德

政恤黎民寬仁恭儉，為國家每日裡食不求飽居不求安，應天意順人心登台受禪，後輩兒孫怎識你創業艱難？……高祖爺呀——又誰知天道無常國祚短，傳五帝只歷了三十二年，恨北虜發將來雄兵百萬，似狼奔如豕突席捲江南，我主爺受羈囚鑿與不返，他與那晉家的懷愍一般，痛公主隨聖駕北行赴難，無端的罡風起吹散了鳳鸞，怕的是夫妻們難以相見——難以（唱散）相見——公主，我的妻呀……

（徐洪客暗上，聽介）

徐洪客：（唱散板）享殿內放悲聲所為那般？（入介，白）此位相公，因何這般的悲痛啊？

徐德言：這個……

徐洪客：相公但放寬心，貧道雖是出家之人，所食所踐，莫非南朝茅土，你只管將實情相告，不必隱瞞。

徐德言：仙長啊！（唱二黃搖板）小生本是天家眷——

徐洪客：是何爵位？

徐德言：（接唱）樂昌公主配良緣。

徐洪客：哦！請問貴鄉何處？

徐德言：（接唱）祖貫揚州江都縣——

徐洪客：尊姓何名？

徐德言：（接唱）我姓徐——（洪客點頭介）名字是德言。

徐洪客：如此說來，你我乃是同宗，你可曾知道麼？

徐德言：恕小生不知，多有得罪。

徐洪客：我與你父，乃同族弟兄，自幼出家，雲遊四海，去歲來至建康，在棲霞山通真觀掛單暫住，聞得當朝駙馬，乃

是同宗，山野之人，懶親富貴，因此不曾相見。

徐德言：原來是叔父到了，受小侄一拜！（拜介）

徐洪客：不必拜了！（扶介）賢侄此後作何行止？

徐德言：一身落魄，到處飄蓬，皆因與公主有三年之約。冀可重逢，故而忍死以待。

徐洪客：既然如此，你且隨我暫住通真觀中，那隋主不恤臣民，一味淫刑暴斂，享國斷不能久長，你留此有用之身，待

時輔佐真主，以濟蒼生。倘有機緣，也好與公主相會。

徐德言：如此多謝叔父！

徐洪客：賢侄隨我來！（同下）

第四場 守志

管家婆：（內）喂！（上，唸引子）伺候當朝首相，專門兒——管理姪娘。（坐外場，丫環暗上）我——越國公楊丞相府裡管家婆的便是，我這個管家婆，可與眾不同，別名兒叫房老，甚麼叫做房老呀！就是專管府裡的侍妾歌姬，凡是她們傳觴侑酒，疊被鋪牀，一應的差使，都得聽我老人家的指揮。這且不言，我們相爺有個規矩，看中了誰，就賞她一枝並蒂玉蘭花，叫她當夕侍寢，今兒個相爺吩咐下來，叫我們把這玉蘭花，賞給歌姬陳瑤華。這丫頭的運氣來啦！想她乃是陳國的公主，出身不比尋常。日後得了老爺的歡心，保不定就會爬到高枝兒上去啦，我得先跟她買個好兒，我說丫頭哇！

丫環：有！

管家婆：捧著這個匣子，跟我梨香院走走！（圓場）到啦，叫門去！（丫環叫門介）

紅拂：（下場門上，唸）脂粉叢中藏俠骨，笙歌隊裡隱豪情。（開門介）媽媽來啦，請進！（同入介）

管家婆：（坐外場）我說紅拂呀！瑤華在那兒哪？我要見見她。

紅拂：瑤華呀！她病啦！

管家婆：哦？病啦，重不重啊？

紅拂：待我把她攙出來，媽媽一見，便知分曉，（上場門暗下）

管家婆：（自言自語）真不湊巧，她怎麼病啦！

（紅拂扶公主病容上）

公主：（唱二黃散板）皇家胄做歌姬身淪下賤，滿懷中相思債病骨關珊，擁翠衾猛聽得媽媽呼喚——我這裡強扎掙施禮向前。（白）媽媽萬福！

管家婆：坐著，坐著！（公主、紅拂坐介）讓媽媽瞧瞧，哎喲！病得這個樣兒啦，怎麼不早言語一聲兒，媽媽也好給妳請大夫呀！

公主：多謝媽媽關注。

管家婆：好說，好說！

公主：媽媽呼喚，有何吩咐？

管家婆：我說姑娘，妳可是大喜啦！

公主：奴有愁腸萬斛，喜從何來呀？

管家婆：相爺見妳美貌多才，十分歡喜，賜妳並蒂蘭花一枝，要妳當夕侍寢、（公主驚介）從今以後，妳可就飛上高枝兒去啦！這不是一樁喜事嗎？

公主：（哭介）喂呀——（唱散板）聽一言嚇得我容顏改變，連日來擔心事終到眼前，奴豈肯失貞節枕衾來荐——（神介，白）罷！（接唱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。（拭淚介）

管家婆：我說姑娘呀！妳怎麼這麼各別呀！別人接到這枝並蒂蘭花，樂得跟什麼似的，妳怎麼倒哭起來啦？

公主：我乃有夫之婦，柳敗花殘，焉能侍奉相爺？

管家婆：咳！我知道，妳是金枝玉葉，可是到了這個節骨眼兒，還講什麼三貞九烈呀！要是惹惱了相爺，妳可就吃不了兜著走嘍！

公主：奴心意已定，相爺若來逼迫，有死而已！

管家婆：（怒介）死，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吧！

紅拂：媽媽您先別生氣，看她病得這個樣兒，也不能伺候相爺，您把她交給我，慢慢兒地勸她，您看好不好哇？

管家婆：相爺要是不答應呢？

紅拂：您就說她病體沉重，臥牀不起，相爺要是不信，還有我哪！

管家婆：好，妳是相爺跟前一個大紅人兒，有妳我就放心啦！咱們回頭見！（下，丫環隨下）

公主：（哭介）喂呀……

紅拂：我說妹妹，那個老梆子已經走啦，你有什麼心事，跟姐姐我說說，大小也替妳拿個主意呀！

公主：姐姐呀……（哭介，唱二黃原板）未開言不由人珠淚如霰，憶前情思往事滿腹淒酸——

紅拂：妳別難過，慢慢兒地說下去！

公主：（接唱原板）遭不幸晴空霹靂良緣拆散。在深宮訣別時盟下誓言。

紅拂：什麼誓言哪？

公主：（接唱原板）分寶鏡我二人各持一半，約定了三年之內歲歲元宵夫妻相會在長安，但不知他在何方潛身遠患，

我忍辱偷生都只為待踐前言。

紅拂：可憐哪！可憐！

公主：（接唱原板）眼見得山海誓毀於（唱散）一旦——（白）姐姐呀！（接唱散板）我本當捨命全貞怎奈是盟約未踐

倒教我生死兩難——

紅拂：呀……（神介，接唱散板）鶴鱗情深似海世間罕見，紅拂女怎忍心袖手旁觀？濟36扶危平生願，籌良策成就她

節義雙全。（白）妳這麼一說，我倒想出一個主意來啦！

公主：事到如今，還有何主意呀？

紅 拂：待我去回稟相爺，說妳是陳室懿親，國破家亡，必須持服三年，方能從命，他雖然勢焰薰天，倒也有幾分英雄氣量，跟他這麼一說，八成兒就不來逼迫於妳啦！

公主：姐姐恩深義重，粉身難報！

紅 拂：言重了，妳身上有病，快快歇息去吧！（扶公主起介）

公主：（唱散板）賢姐姐蕙質蘭心俠義膽，施妙計保貞節恩重如山。

紅 拂：（接唱）你夫妻情比金石天地鑿，

公主：（合唱）但願得早日裡破鏡重圓！（同下）

第五場 遇劫

徐德言：（內）走哇！（背包裹上，唱西皮搖板）別叔父赴長安妻房尋找，踐盟約怎願得水遠山遙？看紅日照秋林群鴉

亂噪——（圓場）

二強盜（下場門內喊）吆咳——（嘯啞嗆，跳出，掃頭，德言驚倒，抖介）

盜 甲：此山是我開。

盜 乙：此樹是我栽。

盜 甲：有人從此過。

盜 乙：留下買路財。

盜 甲：牙逆半個說不字。

盜 乙：這一刀一個（同作勢介，同唸）管殺不管埋。

徐德言：大王饒命呀……

盜 甲：那一牛子，留下買路的金銀，放你過去！

徐德言：我乃落魄書生，身無長物，求二位大王，高抬貴手，放我過去吧！

盜 甲：講什麼閒話，第二的。

盜 乙：有！

盜 甲：將他的包裹打開，看看有什麼油水。

盜 乙：你拿過來吧！（奪包裹，打開看介）我說老大大呀，這小子油水不多，還不夠咱們哥兒倆樂和一天的呢！

盜 甲：把他的衣服剝了下來。

盜 乙：是啦！（強脫德言衣介）

徐德言：天氣苦寒，將我的衣服脫下，豈不活活凍死？大王行行好事吧！

盜 乙：強盜發善心？沒聽說過，乖乖兒地給我脫破！

徐德言：（遲疑介）……

盜 乙：不脫！（舉刀作勢介）不脫，我先宰了你，看你脫不脫！

徐德言：脫脫脫（脫衣，露出錦袂，急遮掩介）

盜 乙：（看見）這是什麼呀？

盜 甲：想必是珍奇之物，快快看來！

（盜乙強奪，德言不給，嗆嗆另嗆，嗆嗆另嗆，盜乙踢德言搶背，搶錦袂介）（二盜爭有介）

盜 甲：哈哈……

盜 乙：呸呸呸！敢情是這麼個玩意兒！

徐德言：二位大王，金銀任憑取去，將此鏡把還小人吧！

盜 乙：還你——沒那麼容易！

盜 甲：我來問你，此物有何用處？

盜 乙：對，問問他。

徐德言：此鏡二位大王要它無用，在小人却是性命交關，望求二位大王，大發慈悲，把還小人吧！（叩頭哭介）

盜 甲：哈哈……第二的！半面破鏡，講什麼性命交關，我看此人，必是失心病狂，看他哭得可憐，還他去吧！（擲鏡，

德言急拾起，裹好，置懷中）

徐德言：多謝大王！多謝大王！

盜 甲：便宜你了！（二盜持包裹下）

徐德言：且喜寶鏡未被奪去，只是資斧俱喪，這便怎麼處了——也罷！事已至此，只得乞食而前，縱然死在溝渠，也在

所不計，我就是這個主意，我就是這個主意！正是：一心尋故劍，百折不回頭！（下）

第六場 沈疴

顧珍娘：（內）啊哈！（上，唸數板）奴家——奴家生命不強，結髮夫妻不久長，可嘆公婆都早喪，無兒無女受淒涼，

隻身缺少謀生計，臨淮驛前開店房——開店房。（坐外場）奴家，顧珍娘，青年寡居，上無公婆，下無子女，孤身一人，在這臨淮驛前，開了一座小小的店房，勉強糊口，看天兒不早啦，待我打開店門，（立起、開門、風雨聲）哎喲！好冷的天哪！

徐德言：（內）苦哇！（上，唱西皮散板）中途路過強人資斧喪盡，身無衣腹無食凍餒難禁，眼睜睜重圓夢終成泡——（哭頭）影——我的妻呀——（匡匡另匡，匡匡另匡，掃頭，昏倒介）

顧珍娘：哎喲！這個人怎麼啦！（扶德言起，進門，德言坐內場介）待我灌他點兒薑湯。（取碗灌介）

徐德言：（醒介）苦殺我也！

顧珍娘：你醒啦！

徐德言：小生飢寒交迫，倒臥門前，想是小娘子搭救於我？

顧珍娘：不錯，是我把你扶進來的。

徐德言：（欲起立介）多謝救命之恩！

顧珍娘：（急攔介）你先別動彈，我問問你，你為何落得這般光景啊！

徐德言：小娘子呀！（唱西皮搖板）千里投親把京進，中途路上遇強人，資斧行囊遭搶盡，無奈何乞食奔途程。

顧珍娘：可憐哪，可憐！我問你姓甚名誰？家鄉何處？做何生理呀？

徐德言：這個……（接唱）家住江南揚州郡，我余德本是個落魄書生。

顧珍娘：你一個讀書人，落到這步田地，越發的可憐啦！

徐德言：請問小娘子尊姓高名？

顧珍娘：我叫顧珍娘，夫主早亡，又無子女，在這臨淮驛開了這座店房，這兒有現成的酒飯，我給你熱點兒來，也好擋

寒充飢。

徐德言：多謝小娘子！

顧珍娘：（取酒飯、杯箸）你趁熱用一點兒吧！

徐德言：（吃、喝介，唱搖板）勝似漂母飯韓信，萍水相逢感大恩，一霎時只覺得心如湯滾——（白）哎呀！（接唱）怕

的是身遭二豎侵。（昏介）

顧珍娘：余相公！余相公！（撲介）哎喲！混身滾熱的，八成兒是病啦！我趕緊請大夫去！（扶德言暗下，即上，走圓

場，叩門介）大夫在家嗎？

醫生：（下場門內）幹什麼的？

顧珍娘：請大夫看病的。

醫生：（內）今天不看病。

顧珍娘：為什麼呀？

醫生：（內）日子不好。

顧珍娘：看病還要揀日子呀？

醫生：（內）你不知道，吃我的藥得碰運氣。

顧珍娘：人家得的是急病，您就辛辛苦苦吧！

醫生：（內）來了——（背藥箱上，唱小調）正月裡來正月正，我跟小妹妹逛花燈，一呼呀呼呀，一呼呀呼呀——

顧珍娘：真是急驚風碰見慢郎中，快點兒跟我走吧！

醫生：（上下打量珍娘介）妳不是吉升店的顧珍娘嗎？

顧珍娘：不錯，是我呀！

醫生：妳……妳怎麼還活著吶？

顧珍娘：咳！大清早起，多麼喪氣呀！好好兒的，我幹麼不活著呀？

醫生：前些日子，你不是找我看過病嗎？藥吃了沒有？

顧珍娘：吃啦！

醫生：真的吃啦？

顧珍娘：那還有假的嗎？

醫生：算妳命大！

顧珍娘：（拉介）快點兒走吧！（圓場，進門介）您先坐下，我把病人攙出來。

醫生：坐著坐著！（坐桌左介）

（珍娘扶德言下場門上，坐內場，珍娘立小邊）

醫生：我先把把脈（把脈介）嗯！這個病人八成兒是害喜吧！

顧珍娘：咳，人家是個男人！

醫生：怎麼啞！是個男人哪！我摸著他的手，看著妳的臉，就想到婦科上去啦！再來再來——（細把脈介）哎呀！他這

個病可不輕啊！

顧珍娘：什麼病呀？

醫生：飢飽勞碌，感冒風寒，外帶著憂傷過度、裡外交加，乃是傷寒重症！

顧珍娘：算你瞭對啦！

醫生：什麼話呀！

顧珍娘：還有救嗎？

醫生：不要緊，咱們有藥，（開箱取藥介）一吃就好，可有一件，好了之後，可得多多調養，過半年十個月的，才能夠復原，不然要是一重癆，他這條小命，可就不保啦！

顧珍娘：謝大夫！

醫生：我走啦！（坐著不動）

顧珍娘：喝杯茶再走吧！

醫生：不喝不喝，我走啦！（仍不動）

顧珍娘：要不，吃了飯再走吧！

醫生：不吃，謝謝，我走啦！（立起，又坐下介）

顧珍娘：您還有什麼說的嗎？

醫生：這個……沒有……我的馬……

顧珍娘：您是騎了馬來的嗎？

醫生：咳！（發急介）我的馬錢

顧珍娘：哎喲！我給忘啦！（取錢付醫生介）

醫生：這可能有點兒不好意思的（接錢下，又上介）我說珍娘呀！

顧珍娘：幹甚麼？

醫生：他這個病啊……（附耳囑咐介）

顧珍娘：咳！別胡說八道啦！（醫生下，行弦，珍娘向下場門看，轉身，關門，看德言介）呀……（唱西皮搖板）我看

他貌端莊定非凡品，雖然是衣襟瘦骨嶙峋，（行弦，看德言神介接唱）好似萍末微風波生古井（扶德言至下場門，德言暗下，珍娘向上場門取茶杯，放藥介，接唱）但願得老太醫妙手回春。（下）

第七場 驚夢

公主：（內唱二黃倒板）辭故國入長安山河色變——（上唱散板）損紅顏翠黛度日如年，老蒼頭賣半鏡未見回轉。（坐外場）但不知可能夠重續前緣？（白）今乃上元佳節，是我買囑府內蒼頭，持鏡往市中叫買，聽樵頭已打三更，尚未回轉，叫人好生懸念也！（唱四平調）憶疇昔與徐郎兩情纏綿，閨房中畫眉樂思愛纏綿，我只道賦雙飛再無遺憾，又誰知一旦間國亡家破，勞燕分飛，不能夠周全，強偷生圖僥倖見郎一面，（行弦，轉入內場椅坐介，接唱）圓破鏡只怕是難上加難——（昏睡介，入夢，陰鑼，德言駢馬衣冠上，公主起立，欲拉德言，德言後退，

緩緩下。公主復坐內場椅睡介，四下手，麻叔謀上，下手下場門拉德言——甩髮，青褶子——上，亂鍾，德言掙扎翻扑逃下，衆追上，德言再上，衆追上，德言翻扑，麻叔謀德言，衆同下，公主猛醒）駙馬，徐郎，夫哇！（哭介，唱散板）適才間見駙馬屍橫血濺，嚇得我魂靈兒飛向九天，猛然間睜開了惺忪睡眠，（白）啊！（接唱）却原來意迷離夢繞情牽。（起立向外看介，白）呀……（接唱）天欲曉老蒼頭未見回轉，怎不令人望眼欲穿？（坐外場）

蒼頭：（上，唸）阿誰求半鏡，空自立終宵。

公主：哦！老院公，你回來了。

蒼頭：回來了！

公主：可曾有人買鏡？

蒼頭：老漢叫賣了一夜，休說是買，連看一看的也無有，原物奉還，我要睏覺去了！（交錦袱介）

公主：（接袱，開看，哭介）喂呀……

楊萬石：（內）哎咳——（上唸）懶學弓馬愁為將，不讀詩書想作官。（白）我，三少爺楊萬石，我們府裡，有一個歌姬陳瑤華，乃是陳國的公主，長得十分美貌，要說女人，我見得多啦！就是沒嚐過公主的滋味，今天老頭子在前堂擺宴，慶賞元宵，歌姬們都去伺候，只有陳瑤華，說是染病在牀，沒有出來，趁此機會，正好去跟她近乎近乎。（入介）瑤華呀，妳看誰來啦！

公主：（立起）三公子到此何幹？

楊萬石：聽說妳病啦，來看看妳呀！（邊說邊走近介）

公主：你……休得近前！

楊萬石：哈哈！好妳個小丫頭片子，別覺著妳是個公主，如今晚已經成了我們府裡的丫頭啦，三少爺喜歡妳，妳敢不識抬舉嗎？（向前拉公主，公主推開，逃避介）哈哈！我看妳往那兒跑！（唸撲燈蛾）丫頭好大膽、好大膽——給臉不要臉——

公主：（慌急叫介）救人哪——

楊萬石：（接唸）任妳喊塌天，誰敢把閒事管？（抓住公主介，紅拂急上，略一抬手，萬石跌倒介）

紅拂：三公子，你可知道，連老爺還許她持服三年哪！你若要無禮，稟明老爺，要你的好看！

楊萬石：（爬起介）好好好，攔著你的，攔著我的，騎驢看唱本兒，咱們走著瞧！（下）

公主：喂呀……

紅拂：幸好筵席散啦！我剛巧趕回來，楊萬石這小子，連他爹都不喜歡他，妳不用害怕，以後多留點兒神就是啦！

公主：多謝姐姐！（紅拂扶公主下）

第八場 辭愛

徐德言：（上，唱西皮搖板）感不盡顧珍娘恩高義厚，相逢萍水將我收留，看北雁又南飛深秋時候，我必須奔長安故劍尋求。（坐外場）

顧珍娘：（捧杯壺上，唱搖板）清早起安排下佳有美酒，心腹事難啟口欲語還羞。（放杯壺介，看德言羞喜介）

徐德言：（立起介）恩姐這做什麼？

顧珍娘：你的病已經全好啦，今兒個店裡沒住下客人，我備了幾樣兒菜，一壺酒，是給你起病的。

徐德言：多謝恩姐！

顧珍娘：請坐！（擺橫桌，兩邊坐介，斟酒介）你先喝一杯！

徐德言：恩姐請！

顧珍娘：請，（飲介）

徐德言：（略飲，放杯，嘆介）唉——

顧珍娘：（神介）怎麼好好兒的歎起氣來啦！

徐德言：萍水相逢，多蒙搭救，此恩此德，只怕今生——唉——無從答報了！

顧珍娘：（神介）這話從何說起呀？

徐德言：小生病體已痊，就要辭別恩姐，夠奔長安去了。

顧珍娘：哎呀！我說余相公，如今晚兒已是九月深秋，此去長安，越來越冷，你病體初癒，那禁得起跋涉之苦，況且你

——莫怪我直言——你有盤纏嗎？

徐德言：小生去意已定，何懼跋涉之苦，若說盤費麼——想當日也曾沿街乞討，此番前去，何妨舊調重彈！

顧珍娘：（神介）哎哟……我問問你，此去長安，可是探望父母？

徐德言：不是的。

顧珍娘：同胞的兄弟姐妹？

徐德言：也不是的。

顧珍娘：既不是探望至親骨肉，又何必這樣捨死忘生，依我說呀……你就……你就……

徐德言：怎麼樣啊？

顧珍娘：你……你就別走啦！（羞介）……

徐德言：呀……（起立，唱搖板）聞此言不由人低頭暗付，我怎忍辜負她一片深心？念前盟思結髮五衷耿耿。——（行弦，白）罷！（接唱）到如今我只得吐露真情。（白）恩姐，妳道我真個姓余名德麼？

顧珍珠：（一驚，立起介）哦，你在我這兒，住了都快一年啦，連個真名實姓都沒講，你……你到底是在幹什麼的呀！

徐德言：恩姐呀！（唱流水）徐德言我本是皇家貴近，樂昌公主匹配婚姻，喪亂遭逢多不幸，閨宮的眷屬俱北行，夫妻們相約在元宵合破鏡，三年之內苟且偷生，因此上不避艱難長安奔，望求恩姐（唱散）諒此情。

顧珍珠：呀……（唱搖板）他本是皇家眷埋名隱姓，不知者不怪罪你切莫生嗔。

徐德言：國破家亡，徒增慚愧！

顧珍珠：既然把話講明，我何忍留你在此！（神介）也罷！這些年我也攢下了幾十兩銀子，還有亡夫留下的寒衣數件，

待我打點起來，趁天色尚早，就此送你登程！！這杯水酒……唉……就算為你餞行吧！（背供，唱搖板）合歡

酒倒做了離別飲——（斟酒介，接唱）淚潸潸哽咽話難云，祈蒼天保佑你早圓破鏡——（將酒杯遞德言，拭淚介，

接唱）從今後休念我薄命之人。

徐德言：恩姐呀！（接唱搖板）恩姐妳待小弟仁至義盡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？自古道聚散離合皆前訂，今生難報待來生。

（行弦，施禮介，珍珠向台裏取包袱付德言，德言背好，又深施一禮，珍珠欲攙扶，又將手縮回，二人互望，

德言嘆氣介下，珍珠目送）

顧珍珠：我說你回來——（德言復返）你今此去，倘若遇見公主，千萬給我送個信兒來！

徐德言：那是自然，恩姐回房去吧！（下）

顧珍珠：（行弦，向下場門呆望，良久）唉……（唱搖板）眼望他過楓林消失背影，這才是各有姻緣莫美人！（身段下）

第九場 從征

（紅拂，公主同上）

公主：（唱西皮搖板）慰離愁且喜有閨中良伴

紅拂：（接唱）憐惜妳守清標情比石堅。

公主：（接唱）掩啼痕侍華筵蛾眉強展。

紅拂：（接唱）早不覺雁南翔霜葉凋殘。

（分坐兩邊介）

丫環：（上，唸）美人帳下酣歌舞，壯士軍前決死生。（白）二位姑娘！相爺奉旨出征突厥，命府中歌伎，隨軍前往，

二位姑娘早點兒打點行裝，準備起行吧！

紅拂：知道啦！（丫環下）

公主：啊！姐姐！目下已近初冬，倘若從征日久，豈不誤了奴與徐郎元宵之約麼？

紅拂：話是不錯，只是妳若不去，一來怕惹惱了相爺，變生不測，二來，那楊萬石有機可乘，定然又來糾纏於妳，到了那時候，沒有姐，我在妳身邊，可就無人解圍啦！

公主：這個……

紅拂：再者說，那徐郎來與不來，尚還未定，妳若不去，落在小賊手中，可就來不及啦……人生遇合，自有天意，倘若妳夫妻前緣未斷，總有重逢之日哪！

公主：姐姐金玉良言，小妹從命就是！

紅拂：既然如此，咱們收拾行裝去吧！正是：勉赴戎行因避禍。

公主：還期鴛鏡得重圓。唉……（同下）

第十場 孤歎

徐德言：（持半鏡，感容上，哭介）公主呀……是我千辛萬苦，來到京師，恩姐所贈銀兩，俱已耗盡，只得寄住仁壽寺

中，抄經餬口，巴到昨日元宵，持鏡往街頭叫賣，徘徊終夜，並無一人理睬，只怕公主，已然不在人世了……

（哭介）公主若死，我焉能獨生？不如自尋死路，圖個九泉相會便了！（唱二黃散板）終宵賣鏡無人問，只怕

公主棄凡塵，例不如殉情一死尋自盡……（行弦，白）慢來呀！慢來！（接唱）三年未滿我暫且留此殘生。（白）我與公主，相約三年，元宵今才二度，公主若在，我今一死，豈不有負前言——也罷！且自耐心等候，倘若明

年此日，仍然杳無音訊，再死也還不遲！（敲鐘聲）聽佛殿鐘聲，又是早齋時候了，正是：偷生甘寄食，忍死且依人！唉！公主呀……（哭下）

第十一場 班師

楊素：（內）衆將官！（衆應）班師回朝者！

（八龍套），四偏將、四靠將、中軍、引楊素上）

衆：（繞場，唱南普天樂）列旌旗，風雲擁，響鼓擊，山川動，運神機盡息邊烽，凱歌揚意氣如虹，看兵強將勇，征塵遮碧空，好見麒麟閣上，畫像標功。（倒脫靴，楊素下，衆隨下。連場，四丫環騎馬，紅拂騎馬，公主坐車，跑三插花）

公主：（唱快板）朔風吹動旌旗捲，鼓角如雷奏凱還，雨雪紛紛笳聲慘，物換星移又一年，心中只把——（唱散）伊人念——（四丫環，紅拂下，接唱）遙望著白雲深處是長安。（車夫同下）

第十一場 鬧燈

（六遊人上，過場下）

徐德言：（內）賣鏡啊！賣鏡啊！（捧錦被裏鏡——插草標上，唱二黃散板）一處處火樹銀花風光燦爛，想前情不由人珠淚連連，捧寶鏡在街頭高聲叫喚——（吆喝）賣鏡啊！（內敲鑼鼓）呀……（接唱）看那旁龍燈到我暫避道邊。（翻向台裡，龍燈，獅子上，略舞下，轉向台口，白）看這繁華景象，不減江南，只是時移物換，人事全非，怎令人傷心飲泣也！（拭淚介）唉……我與公主，三年之約，盡於今宵，再若信杳音空，只索自了殘生，與我那公主，相逢於地下了……（哭介，唱散板）任憑我口乾舌鏹天街踏遍，更無人來過問也是枉然，眼睜睜夫妻們難得（哭頭）見……公主我的妻呀……倒不如尋一死相會九泉。

蒼頭：（內）賣鏡呀！賣鏡呀！——

徐德言：（側耳聽介，唱散板）耳聽得賣鏡聲分明不遠，願不得人潮湧我急走忙前！（撩衣，急走小圓場，六遊人下場門上，擋住德言，一翻兩翻，德言撞倒一人，急下）

遊人：（爬起介）哎哟！哎哟！這小子瘋啦！（同下）

第十三場 合鏡

蒼頭：（內）賣鏡啊！賣鏡啊！（唱歌）可憐勞與燕——（上，接唱）分飛值亂離，何當圓破鏡，重見賦雙棲。（白）老漢，越國公府一個蒼頭便是，可笑那位陳家的公主，剛剛從征回來，旁的事兒一概不問，只把這半面破鏡，付與老漢，叫我沿街叫賣，還要唱這幾句歌兒，不知是何道理？依我看哪！是一輩子也找不著主顧叻！（吆喝）賣鏡啊！賣鏡啊！（下，連場德言急上）

徐德言：（四下尋找介）哎呀……叫賣之聲，分明就在左近，怎麼我找他不到哇？！

蒼頭：（下場門內）賣鏡啊……

徐德言：（聽，點頭，向下場門一指，追下）

蒼頭：（下場門上）賣鏡啊！（唱）可憐勞與燕，分飛值亂離……（邊唱邊走，上場門下）……

徐德言：（下場門急上，尋找介）怎麼又不見了？！

蒼頭：（上場門內）賣鏡啊——

徐德言：（聽，點頭，上場門追下）

蒼頭：（上場門上）賣鏡啊！何當圓破鏡——（德言上場門跟上，聽介）重見賦雙棲。（歸大邊，欲下）

徐德言：（追上拉住介）老丈慢走，你……你賣的可是半面古鏡麼？

蒼頭：（背供）呵呵！果然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哪！（轉對德言）正是半面古鏡，你可要買？

徐德言：拿來我看！

蒼頭：慢來，慢來！此物的主人言道，必須持有那另一半古鏡者，才能與他觀看！

徐德言：（舉錦袱介）那半面古鏡，正在我手。

蒼頭：如此，你我一同看來！（二人打開錦袱，合鏡介）

徐德言：（捧鏡哭介）公主哇……（蒼頭作神介）我來問你。此鏡之主，是甚等樣人？

蒼頭：乃是一家公主，姓陳名瑤華。

徐德言：她……她現在何處？

蒼頭：在越國公揚丞相府內，充當一名歌姬。

徐德言：（拉蒼頭）走走走！

蒼頭：那裡去？

徐德言：快快帶我與她相見！

蒼頭：相爺家法森嚴，老漢天膽也不敢哪！

徐德言：老丈行個方便吧！（跪介）

蒼頭：你是她的什麼人？

徐德言：她夫徐德言。

蒼頭：哎呀呀！你乃一朝駙馬，老漢失敬了！（作揖介）

徐德言：（羞介）慚愧……

蒼頭：看你夫妻，甚是可憐，也罷！你且寫一字柬，老漢與你傳遞傳遞，倒還使得，只是無有紙筆……

徐德言：這紙筆麼……也罷！（將兩面半鏡，包入一個錦袱，揣入懷中，咬指，在另一錦袱上寫詩介）望求老丈，送與公主，就說我徐德言，住在仁壽寺中，若念夫妻之情，勉圖一會！小生縱死九泉，也感你的大恩大德！（一跪）

蒼頭：（扶介）言重了！（退，德言再搶前跪，再扶）言重了！（再跪，再扶）言重了！（蒼頭先下，德言隨下）

第十四場 團圓

（四校尉內喊道，引楊素上）

楊素：（唱兩皮搖板）上元夜在宮中君王賜宴，（流水）雞人報曉曙光寒，某擐甲持戈常征戰，到如今才得樂安閒，下得轎來某就忙把府門轉——（下轎）

（蒼頭下場門暗上，見楊驚慌欲避介）

楊素：啊！（唱散板）神色倉惶為那般！（白）你這廝神色倉惶，莫非做下甚麼不公不法之事麼？

蒼頭：這……這小人不取！

楊素：押了進來！

（楊入，坐外場，四丫環兩邊暗上，蒼頭跪大邊介）

楊素：與我搜！

校尉：啊！（搜蒼頭，見血書）有血書錦袱一幅。

楊素：待老夫看來！（看介）這是那裡來的？

蒼頭：在大街之上，一個落魄書生，付與小人的。

楊素：要借送與那個？

蒼頭：（不語）……

楊素：與我打！（校尉作勢介）

蒼頭：慢來，慢來！那書生要小人送與府中歌姬陳瑤華！

楊素：有這等事？！丫環！

丫環：有。

楊素：喚瑤華前來見我！

丫環：是！（二丫環下）

楊素：少時瑤華到來，你要與她質對質對！

蒼頭：是是是！

楊素：押了下去！（二校尉押蒼頭下）（二丫環，公主上）

公主：（唱西皮散板）獨坐在後房中千思百轉，老蒼頭到此刻不見回還，那楊素在前堂將奴來喚，莫非說他記起了三載之言？（行弦，神介，白）罷！（接唱）我也曾與徐郎信誓旦旦，又何妨拚一死血濺階前。（白）參見老爺，有何吩咐？

楊素：（擲血書介）自去看來！

公主：（拾看，唸介）鏡與人俱去，鏡歸人未歸，無復姮娥影，空留明月輝，（哭介）喂呀……

楊素：將那老狗押了上來！（二校尉推蒼頭下場門上，公主一驚介）這血書是何人所寫？

蒼頭：一個落魄的書生。

楊素：叫你送與那個？

蒼頭：歌姬陳瑤華！

楊素：那一個？

蒼頭：（指介）就是她！

楊素：賤人大膽！（唱西皮搖板）賤人做事好大膽——（快板）不該私自把書傳，那書生他是那一個！快快與我吐真言！

公主：（接唱快板）我與他本是多情眷，干戈拆散好姻緣，地老天荒心不變，他千山萬水到此間。

楊素：你二人可曾相見？

公主：（接唱快板）侯門似海難相見，才知道咫尺是蓬山。

楊素：他叫什麼？

公主：徐德言！（紅拂暗上，偷聽介）

楊素：哦——徐德言——他乃遁逃之人，竟敢自投羅網！

公主：老爺呀！（唱快板）可憐他一心求故劍，忘生捨死入長安，望老爺容我夫妻見一面，到來生變犬馬結草啣環。

楊素：呀呀呸！（唱快板）老夫待妳恩非淺，三年奉養也徒然，痴心妄想重相見，我送你二人赴黃泉！

公主：（接唱快板）當年也曾盟誓願，實指望破鏡得重圓，既然是夫妻難得見，做一雙同命鳥（唱散）倒也心甘。

楊素：好惱！（唱散板）千軍萬馬聽驅遣，小賤人膽敢犯吾顏，惡狠狠拔出了龍泉寶劍——（拔劍作勢介）

紅拂：（急入，托楊手，跪介）老爺且慢！（接唱散板）望老爺息雷霆且聽奴言。（白）我說老爺，您乃開國元勳，功在社稷，又是當朝首相，位極人臣，理應該表彰忠臣孝子，節婦義夫，才可以正人倫，宣教化，他二人可算得忠孝節義，四字俱全，想當年恆溫之妻，尚能容李勢之女，至今傳為佳話，事雖有異，義則相同，老爺若殺了他夫妻，豈不被冥冥之中南康公主所笑嗎？

楊素：（愕然片刻，大笑介）啊哈……（唱散板）聽罷了小紅拂片言相勸，有老夫在座上失笑啞然，兒女情打動了英雄肝膽——（擲劍，白）你等起來！（接唱）妳二人怎識我袖內機關？（白）老夫並未真個著惱，適才所為，特相試耳！蒼頭！（紅拂、公主起介）那徐相公現在那裡？

蒼頭：仁壽寺中

楊素：請他過府，老夫自有主張。

蒼頭：此人落魄得緊哪！

楊素：連備衣冠與馬，迎他前來！

蒼頭：遵命！（抹汗介，下，四校尉兩邊暗下）

公主：（叩頭介）老爺此恩此德、沒齒難忘！

楊素：不必如此，後面更衣去吧！

公主：是！（與紅拂自上場門下）

蒼頭：（內）徐相公隨我來！（引德言上）

徐德言：（唱散板）那楊素命蒼頭將我傳喚，是吉凶與禍福難以詳參，盼只盼夫妻能得見——（行弦）

蒼頭：徐相公，見了我家老爺，你要小心一二呦！

徐德言：哎也！（接唱）那怕他刀山劍樹也要向前。

蒼頭：請少待，（入介）啟老爺，徐相公到。

楊素：有請

蒼頭：有請徐相公！（下）

徐德言：（入介）丞相在上，晚生拜見（拜介）

楊素：（扶介）你乃一朝駙馬，老夫安敢當此大禮，請坐！

徐德言：謝坐！（坐大邊介）

楊素：足下不辭跋涉，千里尋妻，義重思深，令人可敬！

徐德言：豈敢，望求丞相，開天地之恩，容我夫妻一見！（搶跪介）

楊素：（扶介）那是自然，你且少坐片時，即便來也。（紅拂，公主上）

公主：（唱搖板）楊越公量寬宏令人可感，但願得他許我夫婦團圓，急忙忙到前尚舉目觀看——

徐德言：我妻 瑤娘

公主：（對看）我夫 徐郎 呀……（相抱哭介）

楊素：嘿嘿！（接唱搖板）鐵石人見此情也要心酸。（白）你二人不必如此，夫妻重逢，乃是喜事，待老夫設宴相慶，

以盡地主之誼，左右！（衆應）酒宴擺下！

楊素：紅拂，妳也入坐相陪。
（擺酒宴，楊素中坐，德言坐大邊介，公主向楊一拜，楊舉手命坐，公主與德言並坐，紅拂斟酒）

紅拂：謝老爺！（坐小邊介）

楊素：請！（牌子，同飲介）

公主：老爺覆育恩深，無以為報，待奴歌舞一回，以助清興。

紅拂：奴家奉陪！

楊素：生受你們了！（紅拂，公主上場門下）

楊素：請！（牌子，與德言飲酒介）

公主：（內唱西皮倒板）華堂上錦筵開銀屏璀璨——（八舞姬，紅拂、公主上，唱二六）兩廊之下管弦繁，白雲蒼狗朝

市變，恰便似蜀伎來舞魏宮前，祈皇天遂奴心中願，佑我夫妻得團圓，我這裡將伊州（唱散）忙舞一遍——（胡

琴牌子，衆同舞介，接唱散板）羞對新官與舊官！

楊素：（大笑介）啊哈……堪稱妙舞，還要一聆清歌！

公主：遵命！（做身段，文場伴奏，唱詩）今日何遷次？新官對舊官，笑啼俱不敢，始信做人難。

楊素：啊哈……不必為難，容你夫妻完聚，也就是了！（德言離席，與公主同拜介）

徐德言 丞相

公主 老爺 再生之德，永世銘心。

楊素：（離席，扶介）快快起來，你夫妻暫居客館，少停數日，送你們南旋，老夫相贈千金，以壯行色。正是：離亂

當年折鳳鸞。

徐德言：臨歧執手兩悽然。

紅拂：而今幸得新官力。

公主：重會還同破鏡圓！

（楊素先下，紅拂，衆舞姬隨下，德言攜公主下）

——全劇終——